

## 望川断忆

接到朱丽丽的冰桶挑战，真的像有一桶冰水从头浇下，我的心顿时跌入冰点。待 48 小时的期限过去一半，我慢慢苏醒，开始思考该写点什么。好在前面的多友已经写了好多高大上而又感情真挚的文字，他们对多友社群的认同，对 CC 和城大老师的热爱，对川大多友辛劳的感谢，对川西风光的留恋，特别是对身边帅哥美女多友和“多二代”的不吝赞美，让我可以在此处省略至少 1 万字。因此，我只想补充点记忆的碎片，以便顺铭日后绘制记忆全息图时可以更加完整。

### 一、荟姐·柳珊·唐小兵

上海大学的沈荟教授是圈内有名的才女，人称荟姐，自称沈二胖。我们以前在不同的场合见过面，却无缘相识。最离奇的是 2012 年的台湾之行，人并不多，我们都在，彼此却没有记忆。以至于当我们同在美国的 Madison 访学真正相识后，她时常在别人面前讽刺我：这个邹老军，在台湾时我天天跟何晶在一起，他只注意何晶，居然问我有没有去台北！其实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前几天打开城大多闻雅集的网页，点开她从台北回来后写的纪念文章《到那里去，同喜欢的人在一起——2012，多友相约在台北》，同样令我大失所望：南师大去了 4 个多友，她在文中提到了其他 3 个人，唯独没有我。

俱往矣，虽然往事不堪回首。这次到达成都后，我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她的。我们南京多友团乘坐 7 月 26 日早上 8 点多的飞机，到达川大科华苑宾馆已近中午。估摸着沈荟也该到宾馆了，电话给她，结果她说她还在机场，原因是行李差点丢了！找行李耽搁了时间。是怎么回事呢？她在电话里倒也讲得很清楚：她订过机票后，柳珊想与之同行，询问她的班次，她随口一说，结果柳珊订到了另一个航班。两人一前一后飞抵成都双流机场，荟姐为了跟柳珊会合，没有先去转盘取行李。结果后面到达的航班又使用这个行李转盘，上面显示了新的航班号，这样一来，可怜的沈二胖再也不知道她的行李在哪儿了。

讲到此处，荟姐话锋一转，语带温柔：“多亏我女儿汪思博，要

不是她，行李真不知道怎么找了！”我赶紧恭喜她。要知道，每个靠谱女儿的背后，都有一个极不靠谱的妈呀。



说起荟姐，不能不提她的上海小伙伴——同济大学的柳珊老师。似乎每次从上海出发她们都是结伴而来，到了目的地之后就分道扬镳。此次四川之行，二胖9天8夜都跟我在一起——白天同一辆车，晚上同一家宾馆。当然了，此时此刻，我们也在同一个星球上。巧的是柳珊这回也与我同车，坐在前排。一路上行车时间很长，我颇多倦意，不想说话。柳珊却一路兴致很高，或许是因为遇上了才子唐小兵，两人一路谈学术、话掌故，针砭时弊、臧否人物，让我也大开眼界。尤其是她讲到自己的父亲，执着于革命理念，家里偶尔会因此爆发思想路线的斗争，不禁莞尔。

唐小兵的大名于我早已如雷贯耳，但与他一家三口也是第一次见面。他们隔着走道，坐在我的左前排。一路上看到调皮的小小兵一会儿坐前排一会儿坐后排，不停地在爸爸妈妈那儿爬来爬去；小兵夫人一看到美景就激动地举起相机，还常因没有抓拍到好的镜头不停嘟囔；而唐小兵本人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柳珊开展学术对谈并穿插学术八卦。我也和小兵谈了些不着边际的东西，关于历史、关于高华、关于他本人为何从传播学院来到了历史系……他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。



## 二、疫苗·小金县·卡拉OK

7月30号上午，当其他多友都去游览美丽的四姑娘山时，我却独自一人，租了一辆出租车，到50公里外的小金县城打狂犬病疫苗。这事儿还要从出发前两天说起。我家养了一只小泰迪，早上遛狗，突遭一群野猫攻击。情急之下，我将小狗抱起，居然有恶猫沿着我的裤腿往上爬，拼命来咬狗。尽管我发威驱走了它们，但未能全身而退，留下几处抓伤。当天即赴防疫站打了首针疫苗，但7天后还要打第二针，此时我正在日隆镇。

在双桥沟景区门口，停着一辆出租车。司机是个藏族小伙，30岁不到的样子。我问他到小金县城多少钱，他问：“就你一个人吗？”确认后说，你这是包车啊，价格在150或200元。我说那就150元吧，他说“好，来回300元”。我说300太贵啦！听导游说只要几十块钱。他连忙改口，“200元，最低了”。

一路上，小伙子将汽车的音响开到最大，里面放着类似于《青藏高原》之类高亢的歌曲。但没有一首歌是被完整播放的，基本上每首歌在放了半分钟之后就被切换到了下一首歌，他还关切地询问这些歌是否好听。间或我们也聊了聊，他说他开了家庭旅馆，平时顺带着开出租车。我们走的是昨晚来日隆镇走过的路，夜晚看不清楚，现在看到整个马路顺河而下、弯弯曲曲，两边山峦起伏，吹来阵阵凉风，感觉氧气充足、沁人心脾。沿途经过的乡镇名字个个拗口，如日尔乡、沃日乡，充满喜感。



本组照片与文字无关，  
请随意联想



大约 40 分钟，到达小金县城。小伙子熟人很多，不停地减速与擦肩而过的车辆、行人还有交警寒暄。到了县疾控中心，他说他要办点事，一会儿来接我。我来到楼上，从一层都四层都无人上班。到挂有办公室字样的房间敲门，说明来意，有工作人员让我去二楼，她打电话联系医生。我到二楼等了大约 20 分钟，来了一位中年妇女。她对照我在南京开的疫苗单子，打开冰箱，居然找到了同一厂家、同一批次的疫苗。不禁感叹国家疾控系统的强大。只是这一针疫苗在南京注射只需要 49 元，这边却要 95 元。看来，并非小地方物价就低。

下楼略等，小伙子如约来接我。只不过，这回副驾驶位置上已经坐上了一个人。刚走几百米，他又停下来，招揽两个人上车。我忍不住对他说：“是你说这是包车的。你如果带别的人回家也可以，要么不收别人的钱，如果收了别人的钱就要少收我的钱。”他一愣，明显不太高兴，回我说：“收你 200，已经最低了。”我深知江湖险恶，不再多言。

后排上来的两个人，一个是十七八岁的少年，一个大约五六十岁的老头儿。两人的装束是典型的藏族人打扮，电视上经常看到的那种黑色外套，里面一件白衬衣。小伙子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，老头儿先

是跟司机聊了一会儿，讲的是最近几天旅游旺季，某某家的旅馆，套间一晚 400 块钱，也早早被订走了。话说完，老头儿取出手机，戴上耳机，开始高声唱歌。从自我陶醉式的不连贯歌声里，我猜测耳机里面一定是伴奏音乐。卡拉永远 OK！

离日隆镇不远，后排的这两位客人下车。司机也下车，收了他们每人 10 块钱。前排乘客一直陪我到了双桥沟大门。我下车，道谢，付钱 200，没再罗嗦。

此时，多友们还没回来。我在河沟边找了个地方坐下，打开手机，回复几个微信消息。后来看到大家在双桥沟拍的美照，心有沮丧，但如同某人所说，虽错过了风景，但保住了小命。说这话的某人，听说因为在双桥沟过于兴奋，不停地“起立蹲下”拍美照，有点高原反应。此乃悲剧，不提也罢。



### 三、朱至刚·甜皮鸭·待续的八卦

早在 7 月 24 日，厦门大学的朱至刚就在他的朋友圈里宣布：“8 月 2 日，我将带 10 只甜皮鸭来成都会大家。” 8 月 2 号，在城大的场



子、川大的地盘，志刚携两巨包、24 斤鸭子而来。至刚是做历史研究的青年才俊，每次见面，他都有说不完的八卦，有历史上的，也有现实中人，不仅靠谱，而且很讲原则。至刚说，当他谈论别人的时候，如果是对当事人不利的内容，他只讲全部事实的七分，决不添油加醋，所以从来没有更恶的传言出自于他；而赞美之语，他总是有几分说几分，决不隐藏。看看，这才是真正德才兼备的八卦帝。

可惜这回没有机会听至刚八卦了。回到成都，我们一行人入住了豪华的世外桃源大酒店。当晚，来自江浙沪包邮区的几个多友，或是有感于行程即将结束，感叹人生如梦、前路多歧，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山冰的房间八卦到了半夜，谈理想、谈人生、谈未来，描绘四化美景，共盼世界大同。浙大吴红雨说，她要在杭州组织一个场子，让这场八卦继续下去。不过第二天遇到她，她又说，以后真不能再熬夜了。



听刘海龙讲，在康定的那个晚上，他们去了一条酒吧街，其规模和情调，完全与白天看到的康定不搭。以海龙的见多识广，他的惊叹背后想必另有一番隐情。在日隆镇停电的那个晚上，是否有人看到一巨大四脚怪兽降临四姑娘山？还有，关于牦牛女婿的传说，真相只有一个……八卦一旦开始，永远未完待续。

（南京师范大学 邹军）